

故事会

性格演员

爱，旷远而深沉，走进生命，向着永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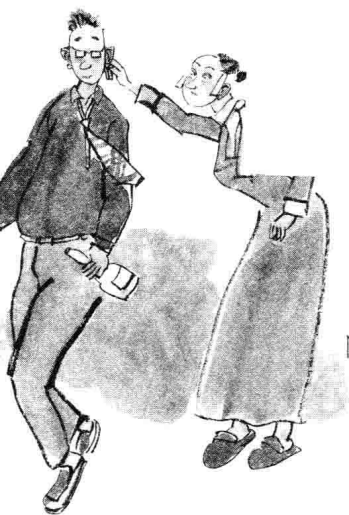


中国当代故事文学读本
言情伦理系列

上海故事会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性格演员

爱，旷远而深沉，走进生命，向着永恒



中国当代故事文学读本
言情伦理系列

上海故事会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图书在版编目 (CIP)数据

性格演员 / 《故事会》编辑部编. — 上海 : 上海锦绣文章出版社, 2014.1
ISBN 978-7-5452-1245-7

I. ①性… II. ①故… III. ①故事—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①I247.8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047515号

书 名: 性格演员

责任编辑: 周奥扬

装帧设计: 王 伟

版面设计: 王怡斐

责任督印: 张 凯

出 版: 上海锦绣文章出版社 上海故事会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发 行: 上海文艺出版(集团)有限公司

电话: 021-60878676 021-60878682

传真: 021-60878662

地址: 上海打浦路443号荣科大厦1501室

电子邮箱: wyfx2088@163.com

邮编: 200023

印 刷: 上海华教印务有限公司

经 销: 新华书店

规 格: 787×1092 1/32 印张8

版 次: 2014年1月第1版 2014年1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52-1245-7/I·427

定 价: 15.00元

如发现本书有质量问题, 请与印刷厂质量科联系 Tel: 021-36393637 版权所有·不准翻印



上海故事会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出品 (00484) www.storychina.cn

上海故事会文化传媒有限公司所有图书可办理邮购 (挂号除外)

汇款地址: 上海市南绍兴路74号 (200020); 收款人: 上海故事会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联系电话: 021-54667910

编者的话

一、中华民族自古以来便有讲故事的传统。五千年的文明绵延不断，五千年的故事口耳相传，故事成为中华民族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

二、创刊于1963年的《故事会》杂志是一本以发表当代故事为主的通俗性文学读物。50年来，这本杂志得风气之先，发表了一大批脍炙人口的优秀作品，许多作品一经发表便不胫而走、踏石留印，故而又有了中国当代故事“简写本”之称。

三、50年来，这本杂志眼睛向下、情趣向上，传达的是中华民族最核心、最基本的价值观。

四、为了让读者在最短的时间内阅读最大面积的精品力作，同时也为纪念《故事会》杂志创刊50周年，故事会编辑部特组织出版《中国当代故事文学读本》丛书。

五、丛书共分六个板块：悬念推理系列、幽默讽刺系列、惊悚恐怖系列、言情伦理系列、古今传奇系列、社会写真系列。并按系列逐年推出若干部作品集。

六、古人云：登东山而小鲁，登泰山而小天下。对于喜欢故事的读者来说，本丛书的创意编辑将带来超凡脱俗的阅读体验。

《故事会》编辑部

目录 Contents

至真·纯情

沉重的托付·····	02
皆大欢喜·····	08
二人巷·····	14
镶在身体里的定情物·····	21
阳光路十七号·····	26
拥抱我一下·····	29
妈妈在远方·····	34

诺言·痴情

赤子征母·····	52
捆绑也成夫妻·····	61
和平竞争·····	69
失明以后·····	78
弯弯车道情·····	87
三张失物招领启事·····	99
特殊中奖者·····	105
红颜怨·····	112

目录

Contents

沉默·隐情

情遗凤凰山·····	136
小镇奇闻·····	144
血泊中的泪水·····	149
郎财女貌·····	156
夜出租·····	164
奸夫·····	167
性格演员·····	172
不留痕迹的谋杀·····	176
一个女儿几个娘·····	181

禁忌·苦情

血泪婚姻·····	198
嫂子的心事·····	204
小村恩怨·····	215
遗嘱背后的故事·····	225
情系红穗穗·····	232

爱是一种崇高的动力，
是为了另一个人完
成一个自己的世界。

至真·纯情

z h i z h e n c h u n q i n g



沉重的托付



浙西山区的青峰村里住着个胡奶奶，这胡奶奶的命好苦，儿子媳妇早早归西，丢给她一个不满三岁的孙子胡平，她抹着老泪含辛茹苦把胡平拉扯成人。如今，胡平高中毕业后参军去了部队，几年以后又提了干。

胡平虽然远离胡奶奶，但每月一次雷打不动寄钱孝顺奶奶。为了能有人照顾奶奶，胡平找了个农村姑娘，姑娘名叫青青，书虽然读得不多，但是端庄稳重，勤劳朴实。两人鸿雁往来，感情渐深。当胡平带着青青来见胡奶奶时，胡奶奶上下左右细细打量了青青半天，忽然双眉紧锁，半晌没有开口说话。

事后，她对胡平说：“这姑娘胸脯平平的，腰肢细细的，今后恐怕不会生孩子。”

胡平说：“奶奶，看您老人家说到哪里去了！”

胡奶奶虽然感到心里不踏实，但她是个开通人，说：“胡平，只要你喜欢，奶奶同意。”

胡平和青青本准备年底结婚，后来胡平所在的部队要开拔到边疆执行任务，两人商量后，提前在中秋节举行了婚礼。婚后，小夫妻俩恩爱缠绵，形影不离，一直到假期结束，胡平才依依不舍地告别奶奶和青青。

从此，胡奶奶就盼星星，盼月亮，日盼夜想青青给她生下一个重孙子。

青青是个勤快人，虽然还是新娘子，就把田里的活全包了，胡奶奶闲来无事，就时不时做件小衣服，织顶小帽儿。

青青说：“奶奶，这么早准备这个干什么？”

胡奶奶哈哈大笑：“早点准备着，如果老天爷保佑一切顺利的话，明年中秋节，我就可以抱重孙子啦！”说得青青满脸绯红，赶紧躲回自己房里。

不想过了几个月，青青毫无反应，胡奶奶暗暗着急起来。巧得很，胡平来了信，让青青到部队探亲。青青想到年关临近，奶奶年迈，家里事多，有点犹豫不决，胡奶奶却一定要青青赶紧去部队。她有自己的小算盘：青青去时一个人，回来时十有八九就会有两个人了啊。

秧苗吐青的时候，青青从部队回来了。旅途的疲劳，使青青患了重感冒，一回家，把丈夫给奶奶的礼物给了胡奶奶，说了声：“奶奶，胡平让您好好保重身体。”交代完，就昏昏沉沉地躺倒在床上。

胡奶奶看着床上病恹恹的青青，不但半点不焦急，反而十分喜悦。女人有了喜，都是这个样子的啊！于是，她也不送青青上医院看病，乐颠颠地摘来半生不熟的葡萄、酸溜溜的草莓，一样一样地放在青青的床头。

老人心里有事藏不住，逢人便说青青病了，大家都说，这是青青快做妈妈了。胡奶奶听后，嘴巴笑得活像个张嘴的木鱼。

过了几天，青青起了床，又开始上山下田，砍柴打草。日子一天天地过去，青青的肚子平塌塌的，胡奶奶不禁心急火燎，夜里通宵失眠。她翻来覆去想啊想的，觉得这事也不能全怪青青，是孙子媳妇在一起的时候太少了，便想了个办法。

第二天，胡奶奶对青青说：“青青，你给胡平拍个电报，就说奶奶病了，让他请假回来一趟。”

青青一惊，忙说：“奶奶，您老人家不是好好的吗？胡平工作忙，就让他安心呆在部队里吧，您老有什么事，尽管吩咐我好了。”

胡奶奶固执地摇摇头：“对你说没有用，还是让胡平回来。”

青青央求说：“奶奶，胡平再三嘱咐我好好孝顺您，您拍电报让他回来，他还以为我有什么对不起您的地方，一定会责怪我的。奶奶，电报就不要打了吧。”

胡奶奶生气了，脸一沉说：“你这孩子怎么不听话？让你拍电报你就去拍呀，非要问我有什么事，那好，我实话实说，我日盼夜想抱个重孙子，可到今天你的肚子还坦坦平。胡平的工作要紧，我当奶奶的决不拉后腿，可为胡家留下一条根也是头等大事啊！青青，不要多说了，你给我拍电报去。”

青青见奶奶动了肝火，便不敢再多说什么，她给奶奶倒了杯茶，又轻轻地捶着奶奶的背说：“奶奶，全怪我……让您生气了。您看这样好不好，为了不影响胡平的工作，还是我上部队去吧。”

“你去？这倒也是一样的。”胡奶奶沉吟半晌，终于同意了。

接着，青青便开始做准备工作。她上山砍了两天柴禾，足够胡奶奶烧几个月，又到加工厂里轧了担米，临走，还把家里的大小水缸挑得满满的。

胡奶奶说：“我的身子还硬朗着呢，你不要忙了，给我生个重孙子，比什么都好。”于是，婆媳俩又分了手。

自从青青再次去了部队，胡奶奶白天料理三餐，夜里寂寞冷清，可她毫无怨言，夜夜梦见自己抱着个大胖小子，好几次从梦中笑醒。

不想有一天，青峰村村长老陈伯上街赶集，回来时对胡奶奶说，他见到青青了。胡奶奶摇摇头不信，说老陈伯是老眼昏花看错了人，屈指计算青青的行程，她到部队还没有几天呢。谁知老陈伯一口咬定，他真的见到青青了。

胡奶奶疑惑不解，便拄着根拐棍翻山越岭到了青青的娘家，想问个究

竟。不料她气喘吁吁一踏进青青娘家的门，一眼看到青青竟坐在院子里，悠然自得地织着毛线。

胡奶奶的心头顿时燃起了无名大火，这个青青，表面看着老实，口口声声对自己说去了部队，可背地里却瞒着自己住在娘家！

胡奶奶厉声喊道：“青青！”

青青猛一抬头，见是奶奶，急跑几步迎上前来，青青的妈妈闻声也奔了出来，请奶奶进屋里坐。

胡奶奶好像没有听见，只铁青着脸说了一句：“青青，你是胡家的人，走，马上跟我回家去。”话音一落，就头也不回地顾自往回走。

青青愣了一愣，飞快地进屋里拿了个包裹，急匆匆地跟了上去。

一路上，青青几次叫奶奶，胡奶奶紧绷着脸一声不吭。回到家里，胡奶奶再也忍不住了，颤巍巍地指着青青的鼻子呵斥道：“你说，你心里头到底想的是什么？”

青青垂着脑袋轻轻地说：“奶奶，您别着急，我和胡平年纪还轻，等过几年再要孩子也不迟……”

胡奶奶一声断喝：“什么年纪还轻？胡平已经是三十岁的人了，你难道要他头发胡子白了再当爸爸？我也是半截身子埋进黄土里的人了，还能等多久？青青啊，你自己怕辛苦不肯早生孩子，可也要为我们胡家想一想，胡家三代就是胡平这么一支独苗苗，如果到你们这一代断了香火，你怎么对得起我们胡家？你说，你说啊！”

青青自从过门后，从来没有看到胡奶奶这么怒气冲冲的样子，她的眼泪忍不住往下流，过了一会儿，再也忍不住了，扑在床上呜咽起来。

谁知胡奶奶更加火了，她一屁股坐在床沿上，也抹开了眼泪：“老天爷，我的命为什么这样苦啊？儿子媳妇啊，你们不该丢下我这老不死的，自己走了啊……”

她越哭越伤心，慌得青青赶紧起身抱住了她的膝盖：“奶奶，奶奶，您不要哭了，不要哭了！都是我不好，让您发这么大的火，奶奶，从今以后，

我一定听您的话，您让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

胡奶奶说：“那你告诉我实话，你为什么不去部队？”

青青低下了头：“奶奶，我有妇女病，恐怕一年半载怀不了孩子……”

胡奶奶一听，脸绷得更紧了，她怪青青为什么不早点说，又唠唠叨叨地怨胡家运气不好，怨自己一生劳碌。说了老半天，累得直喘粗气，青青要扶她上床休息，胡奶奶狠狠一甩手：“不用你扶，我还没有老到不能动呢。”于是，两人各自抹着眼泪回房间想心事。

过了几天，青青劳动归来，回到家里，胡奶奶一改往日不理不睬的态度，温和地说：“青青呀，你回来了，快洗洗脸，喝口水。”

青青一看，家里坐着个陌生的中年女人，胡奶奶笑眯眯地告诉她，这位是赵医生，专治妇女不育症。接着，赵医生给青青把了脉，做了检查，开了处方，并说青青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大病，只须服上七剂中药，定能怀上孩子的。

胡奶奶亲自上街买来药，小心翼翼地煎好，然后，郑重其事地把药汁端给青青。青青说：“奶奶，您放着吧，药太烫，等一会儿我就喝。”

胡奶奶叮嘱一声：“你一定得喝下去呀！”便回房休息。

过了一会儿，她不放心，又返回来，不想她一眼看到，青青正弯着身子把药汁往痰盂里倒。青青听到声音，一抬头看到胡奶奶，手一抖，药碗掉在地上，摔得粉碎。

这一下，胡奶奶的心也碎了，青青哪里有什么病，她分明是打定主意不想为胡家生孩子啊！胡奶奶的胸口像吊了块沉甸甸的铅，当晚左思右想，像这样的孙媳妇还留着她干什么？

胡奶奶一夜未眠，第二天一大早就对青青说：“青青，我前前后后都想过了，你走吧。”

青青大惊失色：“奶奶，您说什么？为什么叫我走？”

“你和胡平离婚吧，我这就去拍电报让胡平回来。”

青青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她的脸变得苍白，身子一阵摇晃，

跪倒在奶奶的面前：“奶奶，您不要让我们离婚，不要让我们离婚！我知道您老人家不喜欢我，可您打我骂我都可以，奶奶，我什么事情都可以答应您，就是不要让我们离婚。”

青青跪在地上苦苦地哀求着，她热泪长流，身体抖得像一片树叶。胡奶奶的心软了，她长叹了一口气说：“那你明天就上部队，记住，不怀上孩子，你不要回来见我。”

青青终于点头答应了。

青青这一去，不到两个月，胡平就来信向胡奶奶报告喜讯，说是青青已经怀孕了，并且问奶奶喜欢男孩子还是女孩子？胡奶奶这一喜非同小可，人像忽然年轻了十岁，她喜滋滋地让人写回信，表示只要是胡家的亲骨肉，男孩女孩她都喜欢。

日子过得飞快，青青生下了一个女孩，风尘仆仆地回到了青峰村。胡奶奶开心啊，从此，她一心一意扑在重孙女的身上，一天到晚笑口常开，乐呵呵的。

这一年冬天，胡奶奶得了重病，卧床不起，虽经医生治疗，但打针吃药，百般无效，七天后，含笑离开人间。青青抚棺呜咽不止，村长老陈伯闻讯赶来，让青青火速打电报通知胡平，青青“哇”地失声痛哭，边哭边道出真情。

原来，当青青第一次上部队探亲的时候，胡平已经在一次执行任务中光荣牺牲了。青青想到奶奶风烛残年，如果得知孙子去世的噩耗，难免会出什么意外，于是，她含悲忍泪咬紧牙关瞒住了年迈的胡奶奶，至今已有三年多了。为了安慰奶奶，她抱养了一个小女孩。

说完这一切，青青面向边疆，恸哭一声：“胡平，安息吧，我没有辜负你的托付……”

（倪国萍）

（题图：施其畏）



皆大欢喜

水流公社有一对青年男女，男的叫马天时，女的叫宋喜眉。两人二十岁开始谈恋爱，一谈谈了八九年，至今还没有结婚。是感情不和，还是有人从中调唆？都不是。天时说，除了喜眉他不娶；喜眉说，除了天时她不嫁。他们还真有点像那梁山伯与祝英台哩。可为啥到了晚婚年龄，还是一个不娶，一个不嫁？

其实，他们俩心里都很着急。这天，天时对喜眉说：“喜眉，我想咱们年前把婚事办了，你同意不？”

“同意是同意，只是我一到你家，剩下我爸一个孤寡老，可咋样过活呀？”

“那，那我来你家当上门女婿！”

“那，那剩下你妈一个孤寡老可又咋办呀？我爸是我爸，你妈也是我妈，咱不能因为结婚，苦了两家老人。”

天时被问住了。原来，喜眉妈早年得重病去世，父女俩相依为命过日子；天时爸“文化大革命”中受迫害而死，家里只剩下母子二人。小两口都舍不得离开自己的老人，因此婚事一拖再拖。

天时正在左右为难，喜眉附在他的耳朵边小声说：“我看，你妈和我爸平时一见面就问寒问暖，怪合得来的，不如叫两个老人做个老伴，问题不就都解决啦？”

天时一听，头摇得像个拨浪鼓：“不成！不成！人家会笑掉大牙！”

“哪怕笑掉耳朵，爱笑他笑去。”

“名声不好，我有顾虑！”

“光明正大，合理合法，有啥好顾虑的？俗话说，老伴老伴，老了才是个伴嘛，胆子放大些！”

“我不！世上没有儿子结婚带上他妈、女儿结婚带上她爸这号稀奇事。”

“那你说咋办？”

天时没词了。他对喜眉的态度一直是又爱又怕又听话，闷了一会儿，这才结结巴巴地说：“那我……这就回去给我妈说说看。”

天时前脚刚走，喜眉爸仁和老汉后脚就踏进门来。喜眉拍了拍她爸身上的尘土，笑着说：“嘻嘻，通远公社有个五保户老汉，都五十九的人了，还找了个老婆。前几天到公社领结婚证，回来后，他村里人问他：‘哎，领导都没有叫你老两口计划计划？’哎呀，真把人险乎笑死！”

“笑死活该！”仁和老汉胡子一翘一翘地说，“你们这是糟蹋人哩！老伴老伴，做个伴嘛，有啥笑的哩？人老了，个人的罪要个人受哩！我看通远公社那个五保户老汉还有福气，将来不得动弹啦，还有人帮忙端吃端喝、端屎端尿。”

喜眉是编了故事在试探她爸的心，没料到她爸倒真的动了感情。她望着她爸那副愁眉不展、心事重重的样子，终于忍不住把刚才与天时商量的话，轻声细语地在他耳边说了一阵，弄得仁和老汉脸红得像关公，一指头戳在喜眉的额头上：“你少管！”一边说，一边装着咳嗽。

喜眉又说：“爸，我看干脆就叫天时他妈给你做个伴——嘿嘿，咋样？”

仁和老汉摆着手直嚷：“那就更使不得了，人家要拿屁股笑话咱哩！”

“那刚才你不是说，老伴老伴，做个伴嘛，有啥笑的哩？”

仁和老汉羞得低头不语，跑到后院垫羊圈去了。

却说天时一路磨磨蹭蹭，回到家里，见了她妈，不知怎么开口对她说，便爬到炕上蒙头大睡。天时妈发觉儿子脸色不对劲，以为婚事不顺当，就说：“你和喜眉的事说得怎么样了？”天时不开口。

他妈又说了：“你睡到炕上，媳妇就自动来咧？”天时仍躲在被窝里不动弹。

天时妈恼了，一把拉开被子：“你有啥事就说嘛！”

天时爬起来，难为情地说：“唉，妈，这事我张不开嘴！”

“谁把你的嘴拿针缝着哩？有什么事跟妈还不能说？”

“妈……”

天时正在支支吾吾，只听外面传来了脚步声，天时妈回头一看，是喜眉来了，高兴地说：“我娃来咧！快上炕暖暖脚，天冷得哟！”说着，照天时的屁股一刷刷，“这是给你烧的热炕？滚下去！”

天时巴不得有这句话，跳下炕，一溜烟跑了。喜眉也不客气，把鞋一脱上了炕，招呼天时妈也上来。

等天时妈上到炕上，喜眉打开旅行提兜，取出一双带拉链的新棉鞋，让天时妈试穿。天时妈瞅了瞅棉鞋，说：“妈都老了，鞋上还安了个拉链，太阔气咧！”

喜眉说：“阔气了好嘛，妈，叫我给你穿！”

天时妈一心要讨儿媳妇喜欢，便穿了棉鞋在炕沿上走了几步，说：“我娃的手真巧，做的棉鞋真好，把妈都穿年轻咧！”

喜眉黑眼珠一转：“年轻了好嘛，有人想年轻还年轻不成哩！”

天时妈脸上泛出了红光，心里乐滋滋的。娘俩又扯了些针线茶饭之类的家常话后，天时妈问起了他们的婚事。

喜眉倒也干脆：“妈，你说啥时结婚就啥时结婚，我爸和我都没二话。”

天时妈一听，喜上眉梢：“放到腊月二十六，有半个多月准备，来得及不？”

喜眉满口答应：“来得及，来得及。”

大事谈妥，天时妈想起了老亲家，便说：“喜眉呀，你爸身子可好？”

喜眉一听这话，正中下怀，忙答：“好！好！我爸可是个打着灯笼都难寻的好老汉，人勤快，身体好，没病。”

天时妈头一点说：“没病就是福。”

喜眉故意叹了一口气：“唉，有啥福？我一过门，剩下我爸个孤寡老，没人戳锅燎灶，还不是受罪？妈，你说人要儿女为啥咧？”

喜眉这话，正触动了天时妈的心。她想到一个孤寡老头，一个人也够孤单的，将心比心，她不由动了感情，于是他抓住喜眉的手，安慰喜眉说：“我娃甭难受，结婚以后，你爸没人照顾，就叫他搬过来住在咱家！”

喜眉等的就是这一句话，趁势便说：“妈，我心里也是这么想的，就是怕你不情愿，没敢明说。”

“不结亲是两家，结了亲是一家，心里有啥话，尽管给妈说。”

“那咱两家干脆合成一家过，能成不？”

“能成！回去给你爸说，他要是情愿，就搬来住！”

“我爸情愿是情愿，就是……就是怕人说闲话！”

“管它是闲话还是忙话，咱过咱的日子，不理它。”

喜眉本想把话说破，但话到口边又咽了回去，她怕掌握不好分寸，伤了老人家面皮反而不好。这时，她黑眼珠一转，想起了大队党支书老洪是个热心肠的人，决定请老洪穿针引线，说合两家老人成亲。

主意打定，喜眉便对天时妈说：“妈，那你就准备准备，我也要料理料理，腊月二十六结婚，定啦！”

天时妈一面应着，一面拿出一包食品放进喜眉的旅行提兜，叮咛说：“把这一包鸡蛋糕给你爸捎去，就说我问他好哩，叫他心放宽，甭熬煎！”

喜眉心里悄悄嘀咕：我爸正熬煎着哩！她忍住笑，告别了天时妈，去找老洪筹谋大事了。

当天下午，老洪便来到天时家，见了天时妈，一个劲儿夸奖喜眉是个